

自選一章節

## 極西 風吹起的花嶼

島上的風，傳遞著島上的風吹草動，  
村人加上貓咪，手指頭輕而易舉就能點名而出，  
這島上能互相講話的人真的不多，  
陳昱每天都跟比他年幼的同校學生一起玩。

「陳昱！你小力一點！」每次在玩耍，大人總要不斷提出提醒。  
他的力氣比其他人大，六年級要跟一年級的一起玩球，還要故意放慢球數、放低  
姿勢，要不，那些學生鐵定會被他「K」的很慘。

「喔~~」陳昱故意把語句拖得很長的時候，通常就不是心甘情願。

「唉！好難玩喔！」陳昱心底常常這樣嘀咕著……

清晨，花嶼村裡傳來一陣騷動。

島上本來是連遊走的貓咪，都沒能讓人發現其腳步聲的輕慢，若不是臨岸面錯落的屋舍，以及懸掛曝曬中的魚乾，真的會令人以為這是一座無人之島。

島上有人，島上還有座小學，是台灣最西邊的小學。

學校也很安靜，完全聽不到學童一起朗朗的讀書聲，也幾乎毫無聽聞孩子一起嬉鬧的歡樂呼叫聲。

這天天亮不久，村子的一角，衛生室前方約 100 公尺海域，臨靠岸邊的礁石上，竟然掛著一艘傾斜的漁船。

觸礁的船身上寫著「龍富盛」號。

村人通報安檢所，多人騎著摩托車來到岸邊。

雖離岸很近，礁石嶙峋，周邊波掏湧湧，眾人只能引頸翹望。

龍富盛號船身重心傾斜，一半卡在礁石上，一半已倒入海中。

船已卡住，卻不見船長身影，大家都想要知道發生什麼事了。

受到颱風外圍影響，風浪極大，浪拍打著船身，任憑岸上的人聲聲呼喚，海浪的怒吼蓋過了所有聲響。灰灰的天，加上大浪拍起的霧氣，整個朦朦朧朧，似真又像幻影。

六點多鐘，安檢所人員登船，與村人駕駛的小船頂著大浪來到漁船附近。

「船上沒人！」登船者大聲呼喊。

怎麼不見船長身影呢？船隻不可能自行飄到此處，船長太太也在岸邊，她說船長是一人駕船出海的。

小船與安檢人員四處查看，發現船長漂浮在船舶後方的海上。

「找到了！」小船上的人大聲呼喊，有人聽到了。

岸上的人摀著胸口，以為是好消息。大家更是伸長了脖子，想一探究竟，但遲遲不見船長身影。

安檢所的船和協力的小船，一下被浪大力拍擊，一下繞著圈圈，深怕與漁船撞擊在一塊，也會有生命危險。

「好像從海裡撈上……」眼尖的村人有人大叫，但語帶保留、不太肯定。

船長的太太被鄰人攙扶著，兩腳已無法站立。

## 風傳來的訊息

這一天上學前，陳昱就聽到阿公、阿嬤說起村人船難的事情。

島上的事情，向來不是透過新聞來的，口耳相傳，才是這個島上傳播事情的方式。

陳昱覺得很奇妙，島上的任何風吹草動，第一時間通常就會傳遍所有居民，阿嬤說：「島上的風，自然會傳來……」

陳昱才不信呢！

「怎麼昨天還好好的人，會發生這種事！」

「也沒聽說心臟不好……」

「毋知真正是怎樣，生前落水，還是觸礁才落海！」

「送去馬公了……」

陳昱聽阿公和阿嬤一人一句，也不像是對話，又像是互問互答，這是兩位老人很

習慣的溝通方式。

陳昱與阿公、阿嬤住在島上，三個人總是經常像自言自語，又像一問一答，喃喃自語。

這也不能說是習慣，畢竟這島上能互相講話的人真的不多。

島上人不多，彼此的互動更是微乎其微。

人跟貓的互動倒是非常密切。

所以到處都能見到遊走的貓。

比起阿公和阿嬤，陳昱要面對的人稍稍多了幾位，每天上學去，總是會遇到多一些人。

從家裡出門後，大概走不到十步路，轉個彎，走上島上最陡、也是唯一的一條階梯路，上了階梯就是學校校園了。

一樓路過校長跟老師的辦公室，如果有遇到老師或校長，陳昱就會跟他們用台語道聲：「欸早(gâu-tsá)」。

如果是遇到同學，就是互相拍拍頭或背，那是在沒有被老師看見的視線範圍下，若是有師長在，也是要開口互相說聲：「欸早(gâu-tsá)」。

其實，陳昱根本沒有同學，全校的六年級，只有他一位。

在這個學校，所有同校的學生都叫他「哥哥」。

全校包括幼兒園，全部的學生數用雙手指頭都能數得出來。

每個班，幾乎都是一位老師帶一位學生。不是因材施教，而是一對一教學。

陳昱平日除了面對他的老師與自言自語外，就是跟比他年幼的同校學生一起玩。

「陳昱！你小力一點點！」每次在玩耍，大人總要不斷提出提醒。

他的力氣比其他人大，六年級要跟一年級的一起玩球，還要故意放慢球數、放低姿勢，要不，那些學生鐵定會被他「K」的很慘。

「喔~~」陳昱故意把語句拖得很長的時候，通常就不是心甘情願。

「唉！好難玩喔！」陳昱心底常常這樣嘀咕著，當然是自言自語的那種。

「好想要有校隊喔！」陳昱多麼希望能有一起打球的同學，但是這學校，連三對三的籃球都難，更別說其他諸如棒球、手球等球類了。

下課的時候，大多時間就是玩丟球，講專業一點叫躲避球，但幾乎都是兩人在玩，

只能說是玩球與接球的遊戲罷了。

與其跟一年級的玩，陳昱更喜歡跟主任玩。這樣他就能使盡全力了。

但是主任實在很忙，能陪陳昱玩球的時間也有限。

這一天一進學校，校長老師和職工們，都站在圍牆邊往海望著。

「校長慫早、老師慫早！」

陳昱跟所有人道早安後，也倚靠到牆邊，好奇他們在看什麼。

學校正前方，正是那艘擱淺的漁船。

颱風外圍巨浪拍擊著，船身搖搖晃晃。

老師們嘴巴吐出來的話，跟剛剛吃早餐聽阿公、阿嬤說得大同小異。

「可憐啊，以後是不是就剩下船長太太，獨居老人……」

陳昱本來沒太大興趣聽大人們說話，但是聽到「獨居老人」這幾個字的時候，陳昱的心突然揪了一下。

## 風吹向燈塔

花嶼島上有一座燈塔，是台灣最西的燈塔。

要到花嶼的人，船航行到花嶼附近，從海面上遠遠就能見到燈塔的身影。

燈塔的位置在島嶼西半部後面的最高點山坡平台上，沒有人駐守，也無須人駐守；

燈塔是以太陽能發電、從遠處監控燈光的一座燈塔。

島上的人，在村子裡是不會見到燈塔的，燈塔也不是為島上的人指引方向而設立的。

在島上，沒有人會迷失方向，也沒有人會迷路。

整個島，村人就集中在島的一面，舊港口本來在村子正前方，前幾年改建新港口，移至五百公尺的角邊。整個村子，就臨海一條最大的路，還有幾條能通往家家戶戶較小的路。

這些路比巷子小，可能還比弄還要迷你。路沒有名字，村子的地址，就是花嶼村幾號。許多屋子已經沒有門牌了，因為無人居住，連有沒有門牌都不打緊了。

發電所旁邊和新港口旁，有一條通往燈塔與後山的路，路繞來繞去，都是互通的。

居住在此處的居民，大多世代代就在這兒落地生根，八成是老人。

每一位老人幾乎都是島上的「原住民」，從出生就在此生活，有的，從鄰居家就嫁到隔壁的隔壁的隔壁，最遠的，就前村嫁到後村，走路不到五分鐘就可到。認真串聯起來，家家戶戶都是親戚。

親戚間住得近，從小一起長大，晨昏都在島上，彼此間也不一定有多少往來。一家一戶，各家有各家的日子要過。

島上大多人家都有船，大海就是每家每戶的獵場和冰箱，大家各憑本事討生活。有的人家還身兼「公職」，負責島上衛生所、發電所、海水進化站、郵局代辦、垃圾收放等工作項目，又有一份固定收入。這島上只要願意出海、願意做事，戶戶年收入都比其他地方多，家家都是「有錢人」。

島上能致富的，大多依賴大海，海是資源，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捕魚的人靠天賞飯吃，天氣好不一定有魚，天候不佳又得與大風大浪拚輸贏，戰勝了出海的恐懼，戰勝了天氣，也要靠好運氣，才遇上豐盛的魚貨。

很多老一輩的，每次出海與海搏命之後，就發誓不想要子子孫孫再入此行；很多年輕人看到上一代總是半夜就要出海，孤獨的行船，也埋下對此工作的生厭。

陳昱的爸爸原本就是立下志願要到台灣發展，口口聲聲說不想「抓魚」；到台灣之後做過好多工作，沒有一個工作是好做的，看到自己的大哥跑遠洋，為家裡帶來豐厚的收入，就毅然決然跑去當遠洋船員，到更遠的地方「抓魚」。

「你長大想做什麼？」

陳昱不喜歡別人問他這個問題。

「不知道！」他總是這樣回答。

其實從懂事以來，他想過一百種未來的想像。

島上沒國中可讀，小學畢業後是一定得離開花嶼，之後幾年的讀書階段，大概都無法在這島上生活，但更遠的未來呢？

未來真的太遙遠了，陳昱最想的就到馬公生活，馬公有國中、高中跟大學，能跟自己的爸媽一起生活。至於有什麼志向，他還沒想清楚。畢竟他所知道的工作與行業實在太少了，「未來還有國高中呢，想那麼多要幹嘛！」

媽媽總是覺得陳昱不是自己的小孩，從小都在花嶼跟著阿公、阿嬤生活，爸爸本來是希望媽媽也跟陳昱一樣待在花嶼，媽媽一點都不想待在花嶼，尤其陳昱的爸爸跑遠洋長期不在家，媽媽覺得若住在花嶼就是跟公公婆婆住，而且沒工作機會，

在馬公有個，是屬於自己小家庭的家。在無法兩全其美的情況下，就只能讓陳昱在花嶼讀完小學。

媽媽當然也希望陳昱國小趕緊畢業，這樣他們一家才能真正完整。

## 風無法開船

想起五年級暑假的時候，陳昱如願到馬公過暑假。阿公和阿嬤搭早班船帶他去馬公後，中午在馬公吃了午餐，就搭下午船回花嶼了。

阿公和阿嬤也很奇妙，他們只要一離開花嶼就不適應，雖然口口聲聲對花嶼生活諸多不便有怨言，但是他們一點都不想離開。

沒有陳昱在的花嶼家中，阿公和阿嬤說他們「卡清心」，事實上，孫子不在家，兩位老人生活就「更隨興」了，說好聽點是想睡就睡、想吃就吃，其實就是更沒有目標性、懶散的過活了。

孫子不在，除了發呆就是發呆，屋外的貓偶爾窩在門埕前，但是連喵聲都很少發出。共餐的食物不想吃，阿嬤也不會想弄些想吃的料理；阿公開著電視，好像只是想讓家裡有些生氣，看著看著，什麼時候是醒著、什麼時候是睡著了，他們也懵懵懂懂了。

有一天，阿嬤起床後說她頭暈眩，天旋地轉無法動，已經起身的阿公轉身想過去攙扶，結果阿公卻摔倒了。

阿公跌倒後，腳好像扭傷了，一動就痛。勉強爬回床上。

兩人的手機又都沒在房間，根本沒辦法對外求援。

兩位老人很堅強，先是互相扶坐在床邊，想說休息一下便會好了。

阿嬤坐著，抱著頭不敢移動，一直抹擦放在床頭邊的萬金油、綠油金都沒見效。

陳昱打電話回家，響了很久沒人接，他以為阿公、阿嬤又坐在門埕，耳朵重聽沒聽到電話聲。

送代餐的人覺得不對勁，怎麼門都沒開，就猛敲門。

這下才聽到阿公在屋內大叫：「跛跛啦！」

村子的衛生所醫護人員趕緊到他們家來，還安排送到馬公救治。

原以為阿公只是扭傷，結果因為他骨質疏鬆太嚴重，一扭就骨折了。而阿嬤做了一堆檢查，發現有失智的可能。

在馬公醫治幾天後，阿公和阿嬤堅持不願意留在馬公，要回「他們自己家」，所有人的勸說都沒用。

「家裡不能只有他們兩個老的在！」爸爸傷透腦筋，恨不得把工作辭了，能自己回花嶼照顧老人家。

權衡之下，陳昱只好陪同阿公、阿嬤回花嶼，最後一年的國小暑假，就這樣泡湯了。

回程的船上，陳昱特別從遠處遠眺燈塔，對他而言，這燈塔到底有甚麼意義存在呢？他實在沒想過。

這一天的浪特別大，聽說，本來還可能停駛。

他們才回花嶼後，花嶼的船班全部斷線，一停就停了十幾天。

孤島，陳昱看到網路有人這樣形容，沒有船隻往返的島，其實並不只是形式上的孤獨而已。燈塔的燈依然閃爍著，島像一艘船，任憑海浪拍擊，島不會沉沒，但島上的人，心情早已被寂寞給侵蝕消耗。沒有人進來，也沒有人能出去。

燈塔孤零零的一支，它寂寞嗎？，大風吹著燈塔，燈塔堅毅的矗立著，沒有動搖。船沒來，物資無法補充，電力經常斷掉，電一斷、網路就不通，沒有網路，那就更加孤寂了，跟外界完全斷訊，風也傳達不出任何心聲。

「要不要去燈塔那邊看夕陽？」被困的替代役問。

「不想！」學校代課老師有氣無力的說。

「你不是說那裡的夕陽無敵嗎？」

「每天看，都看膩了！」學校代課老師以空洞的眼神看著海，嘴裡吐出了兩個字「厭世！」

島上老人幾乎是不消費的族群，而其他來此工作或年輕一代的人，其實很習慣網購，這個島沒有飛機場，直升機只在非常時刻才會開，對外完全依賴船班，而如今，船沒開，網購再多的物資也無法進來。

島上有兩家雜貨店，船沒來，連泡麵都快沒得選了。

陳昱最愛的雪糕，何時才能再吃到呢？

阿公和阿嬤的藥，也快斷了。

島上的菜園，在這時就發揮了最大功效，連平常懶得採收的菜葉，說要留給蟲蟲的根莖葉，大家都勤快的採收。

校園裡原本說已過生產期的玉米，還有在產期遺珠的玉米筍，都令發現的人開心的不得了。學校農園是完全的有機、無農藥菜園，也算是半自然生養的自然菜園，常常一生長就被蟲給吃光，尤其是玉米與玉米筍，完全都是被金龜子吃光光，現在還看到有一些過季又長出的，真是加菜、加葉黃素的好機會。

有一天晚上，陳昱吵著說他想吃泡麵，阿公和阿嬤找半天，家裡沒有泡麵了，陳昱跑去雜貨點買，雜貨店的架上非常的空曠，尤其是放泡麵的位置。

陳昱沒得挑，最後還是老闆拿出私房的一包，「不要就拉倒！」老闆兼村長，看到陳昱鬱悶的臉，也不想安慰陳昱，因為這時，島上應該沒有不鬱悶的人，人人都不想面對島被封島、完全真的與世隔絕了。

「別氣嘟嘟了，有沒有謝謝村長啊！」阿嬤拍了拍陳昱的背，伸手接過那包不是陳昱平常喜歡的牌子的泡麵，幽幽地走進廚房。

阿嬤疼孫，廚房的鍋子早就把水燒開。

幾分鐘之後，一碗熱騰騰的泡麵，上面還放了一尾「砲管」，「哪個地方有這麼豪邁的砲管泡麵啊！」陳昱自我解嘲，但依然是心不甘情不願的，唏哩乎嚕的，一下子就把泡麵啃食完畢。

肚子是飽了，心還是空虛的。

升六年級前的這次「關島」，讓陳昱很想快點長大，想要快點離開這座島。但是，每次看到阿公和阿嬤。他的心情又有些動搖了。

燈塔依舊發出光亮，陳昱與村子裡的人，沒有人走向燈塔，塔的光，也照不到村子裡的人們。